

浮云若梦

郝秀琴 著

她走了，迈着从容的步履，带着淡淡的微笑，穿过烟云尘世。

明天，太阳从她那泣血的心头升起！

浮云
若梦

郝秀琴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云若梦 / 郝秀琴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71-1298-3

I. ①浮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3653 号

责任编辑 张志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12 印张

字 数 28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171-1298-3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次

第一章

夜闯鬼门关 _ 007

第二章

女人与酒 _ 021

第三章

喧闹的婚宴 _ 031

第四章

眼镜蛇出洞 _ 039

第五章

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_ 059

第六章

掮客的白日梦 _ 071

第七章

空白商检证 _ 077

第八章

有钱能使鬼推磨 _ 095

第九章

落入陷阱 _ 111

第十章

事出有因 _ 129

第十一章

木秀于林 _ 143

第十二章

心中各有一把尺 _ 159

第十三章

不见兔子不撒鹰 _ 175

第十四章

天堂的门是窄的 _ 193

第十五章

一箭三雕 _ 209

第十六章

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_ 221

第十七章

地狱的门是宽敞的 _ 243

第十八章

计中计 _ 257

第十九章

又一个跳海的女人 _ 275

第二十章

恨不再相逢 _ 289

第二十一章
爱不会重来 _ 299

第二十二章
爱已成空 _ 309

第二十三章
多行不义 _ 321

第二十四章
英雄难过美人关 _ 331

第二十五章
红尘依依 _ 339

第二十六章
往事如烟 _ 349

第二十七章
浮云若梦 _ 357

第二十八章
往事难追忆 _ 363

第二十九章
天地尘埃 _ 371

浮云
若梦

郝秀琴
著

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浮云若梦 / 郝秀琴著. -- 北京: 中国言实出版社, 2015.5

ISBN 978-7-5171-1298-3

I. ①浮… II. ①郝… III. ①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083653 号

责任编辑 张志华

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

邮 编: 100101

编辑部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甲 16 号五层

邮 编: 100037

电 话: 64924853 (总编室) 64924716 (发行部)

网 址: www.zgyscbs.cn

E-mail: zgyscbs@263.net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高岭印刷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规 格 787 毫米 × 1194 毫米 1/32 12 印张

字 数 280 千字

书 号 ISBN 978-7-5171-1298-3

定 价 32.00 元

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

目次

第一章

夜闯鬼门关 _ 007

第二章

女人与酒 _ 021

第三章

喧闹的婚宴 _ 031

第四章

眼镜蛇出洞 _ 039

第五章

两个女人和一个男人 _ 059

第六章

掮客的白日梦 _ 071

第七章

空白商检证 _ 077

第八章

有钱能使鬼推磨 _ 095

第九章

落入陷阱 _ 111

第十章

事出有因 _ 129

第十一章

木秀于林 _ 143

第十二章

心中各有一把尺 _ 159

第十三章

不见兔子不撒鹰 _ 175

第十四章

天堂的门是窄的 _ 193

第十五章

一箭三雕 _ 209

第十六章

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_ 221

第十七章

地狱的门是宽敞的 _ 243

第十八章

计中计 _ 257

第十九章

又一个跳海的女人 _ 275

第二十章

恨不再相逢 _ 289

第二十一章
爱不会重来 _ 299

第二十二章
爱已成空 _ 309

第二十三章
多行不义 _ 321

第二十四章
英雄难过美人关 _ 331

第二十五章
红尘依依 _ 339

第二十六章
往事如烟 _ 349

第二十七章
浮云若梦 _ 357

第二十八章
往事难追忆 _ 363

第二十九章
天地尘埃 _ 371

[一]

这是一座 80 年代的家属小院。

小院门紧紧关着。两间陈旧的青砖灰瓦房，就像一位被遗忘在岁月长河里的暮年老人，在夜色中更显得清冷孤单。青灰色砖墙把两间房子围起来，形成一个不大的正方形小院，一株老榆树挺立在院中央，粗糙的老树皮，微风染绿的叶子，细碎的月光透过枝枝叶叶的隙缝，洒了满地。一只大黄狗，脖颈上系一条长长的铁链儿，绕着榆树转来转去。它不大喜欢叫，即使周围有动静，也只是警觉地竖起耳朵四肢伏地，做一个向入侵者进攻的姿势。灰色的砖墙上伸出两个光脑袋，然后是两双眼睛……黄狗嗓子里发出粗犷的呼噜声，眼睛与墙上那四只眼睛对视。一个光脑袋不由地打了一个寒战，另一个却不慌不忙地从塑料袋里，掏出一个馒头扔在黄狗面前，黄狗饿了，掠食的样子狼吞虎咽。突然，它像一个醉汉，摇晃着身子，扑通一下倒在榆树下。

两个光脑袋肆无忌惮攀上墙，越过房顶，沉重的大脚踩着那层石棉瓦，嘎吱嘎吱的声音在夜空中更显得真切而清晰。

一阵撬门砸锁、翻箱倒柜的噼里啪啦声……

“什么也没有。”嚓——一双大手用力撕开被子，棉絮抖落了一地。哐当——一只脚飞起，踢翻了木箱盖，一件黄色军大衣被小刀划开一个口子。

“不可能，挖地三尺。”另一个光脑袋手拿一根长长的改锥撬地上的青砖。墙上那幅发了黄的字画被撕了下来，真的是“廉洁奉公”吗？他们狠狠地在那几个狂草字上跺了几脚，又吐了几口唾沫……

“这台电视机还带不带走？”这是他们搜罗的最值钱的东西了。

“要这劳什子干吗？彩电还差不多。你是怎么踩的盘子？什么也没有，白折腾一个晚上，害得老子还浪费了一斤酒。”

“这老头儿一定把钱存银行了。”

“你懂个屁，这种黑钱才不往银行存呢，他大概是有钱，是个干公鸡。”自古窃贼不空走，他们顺手牵羊拿走了老式大柜上摆得那套青铜酒具，还有一个擦得铮亮的铜壶。走到院子里，看见了那条酣睡中的大黄狗，一个光头就对另一个光头说：“你去背着它。”

“要它干吗？”

“明天早晨给狗肉馆送去，我们总不能白来一趟。”

黄狗被装进了麻袋里……

晨风吹走了夜幕，鸟声唤醒了晨曦。两个老人一前一后推开院门。

“大黄，大黄……”

院里出奇的安静。婆娑的树影、孤独的老榆树，一条铁链子系在树上，不见了大黄的踪影。

孟轲两步并作一步往屋里走去，老伴儿也小跑着跟进来。门虚

掩着，两人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，所有的东西都挪了位，地上的砖都被撬了起来，

“我早就让你再往高垒一下院墙，你总是不当回事，这不，贼进来了。真奇怪，这年头狗也有人偷。”老伴戴着老花镜，坐在床上慢慢缝补着撕破的被子和床单，不住地唠叨着。

“没东西可偷就偷狗了。”

“你也不去报个案？”

“报什么？我们的狗狗大概早就到了狗肉馆了？”

“你没听说前几天市里一个领导家让贼偷了，从床的夹缝里偷走现金几十万，他也没有报案……是小偷犯了案自己招供的。”

“哈哈……”孟轲开怀大笑起来：“现在的贼也是专门偷那些不敢报案的有钱人。”孟轲把那幅“廉洁奉公”的条幅铺在桌上，用一块抹布轻轻擦去上面的灰尘，这幅字画是他的老战友李市长亲笔写的。记得那年他从公安局调到工商局时，很不情愿，他说自己没文化胜任不了这个要职，李市长当下给他提了这幅字画，并语重心长地说，记住这四个字就行了，共产党需要你守在这个位置上。他没有再说什么，就像当年在战场上一样，冲锋号吹响就只能向前，没有后退的余地。他仍然把这幅画挂在墙上，望着那四个字，脸上隐约可见一丝满意的微笑。总算对得起共产党，这就够了，这是他给自己的一句定语。此时他的目光又不自觉地扫了一眼那个老式挂钟，对老伴说：“快把那件棉军大衣给我缝补一下。”

“今晚又去执行任务？”老伴放下手里的针线活，望着丈夫消瘦的面孔：“晚上早点回来，老了，不能和年轻人比，千万不能着了凉。”她最了解自己的丈夫，前几年在公安局刑警队工作的时候，晚上出去蹲坑，都要穿这件军大衣，也许是喜欢怀旧，也许，仅仅

是为了暖和。这件衣服究竟穿了多少年？他似乎也忘记了它伴随自己度过的岁月，布面完全褪了色，棉花也变硬了，大衣的后背让小偷偷用刀子划破了几个口子。老伴说：“换一件吧。”顺手又给他拿出一件灰色的棉大衣。

老头子摇摇头，目光盯着院子里那棵老榆树，树叶在晨风中飒飒响，孟轲在地上来回踱步，走动的身影在霞光里显得更清晰明快。一会儿，他坐在圆桌前，自己热了一小壶酒，没有酒杯，他就把酒倒进碗里，慢慢地自斟自饮。电视里正在播放《霍元甲》，他还是很感谢那个窃贼，没有把这台电视机偷走，否则，还真不知道回家后怎么来打发时间。

“我明年退休了，怎么也得领你出去转转，去天安门看看升国旗，去全聚德吃一回烤鸭，趁还能走动，登登长城……这几十年委屈你了。”孟轲充满歉意的目光停留在妻子缝衣服的手上，他连自己也不知道，今晚为什么会突然产生一种伤怀之感，也许是这件军大衣让他又想起了什么，也许，是这个闯入他家的窃贼扰乱了他平静的生活。

[二]

早晨，李剑刚刚踏进公司办公室，就被卢绍谋叫了去。他推开经理办公室门，绍谋正在打电话。天气有点闷热，李剑解开西服扣子，很自然地背靠沙发，一边认真地听绍谋和对方谈话，一边在翻阅这几天的《经济日报》，目光盯着四月二十六日那篇发在头版头条的文章：“据澳大利亚羊毛公司称，今年下旬以来，悉尼及墨尔本市场上澳毛的指标价连续下跌，每公斤为926澳分，比4月初的

行情平均下跌23澳分。其中19微米和22微米纤度的羊毛跌幅最大，下跌44澳分，使19微米纤度的羊毛价降到1988—1989两年来的低谷。”李剑看了看日期，又在回想着刚才深圳沙东公司打来电话，让他们赶快送十吨无毛绒过去，他突然感觉，这个时候做生意，好像有点不大适时。谁又能看清羊绒大跌价真正的背景是什么？时局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，他感觉，在商界好像有一场硬仗要打，但怎么打？和谁打？一时还琢磨不透。

卢绍谋放下电话，告诉李剑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：“工商局孟轲知道咱们在倒卖铍粉。”他坐在沙发上，脸部的每一根神经似乎都绷紧了，两道眉毛也锁在一起。

“什么？消息可靠吗？”李剑大吃一惊，有点不大相信这话的真实性。

“可靠。企业科小袁亲口告诉我的，老头子去他们科调查咱们的经营范围。”

“奇怪了，这个老头子难道长了一对电光眼？能穿透时空？这笔生意只有你知我知，信息的从哪儿泄露出去的？”李剑疑惑不解地问。

“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。你还记得那个刀疤脸吗？”卢绍谋的情绪在瞬息间变化着，放松了紧绷的脸，一副泰然处之的模样。

“就是那个三流的空手道？要不是你拦的，那天我就狠狠揍他了。本来，每公斤铍粉十九万就拿到手了。这家伙从中作梗，把价格抬高到二十五万。”

“我就是这个脾气，二十五万也要拿到手，给这小子点颜色看看。他也气坏了，煮熟的鸭子飞出了锅，你想想能不恨咱们吗？咱们把货刚刚拿到手，他就给检查科去电话告了状。”